T5241.16/7266(2)

T.5241.16/7266(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五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許文正公　遺書

詩章

觀物二首

裸袒遊市門逢人遽侵侮俄而被捶撻號痛淚如雨若輩懵不靈妄動招危傾云何大夫士亦甘此由行行路細如縷間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我始窺其端居寛尚盤桓盤桓非懦怯後事當無難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見聞累

遊黃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傾仰峰巒看畫圖雲煙入想像心已久成癖欲忍不可強荷有敬齋公恒以善相攜我遊黃華一洗塵慮爽行行歎奇絶舉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嶮瀑布落千丈石苔積重痕溪風動幽響使我躁競息豁爾心志廣恍如夢中身翺翔千古上回首聲利場誰能脫塵網還家擬鄰居求由冀接壤便許樸鈍資於此靜中養

有感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妻情更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壠在生平所願心輾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肺深因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孤死知首丘人生戀鄉土我心久焦勞宿疾安能愈所貴還故鄉遺骸近先祖他事足歎嗟西風動寰宇歸與不可遏歸程待何時悠悠故鄉心一夕千里馳西風動霄漢慘慘令人悲況我多病身天涯久棲遲交遊義難忘豈忍輕別離重念丘壠遠嬌兒正愚痴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樹桑墻以下開畦水之瀦既得紓困難且可為鎡基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唯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諸君苦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無遐福形骸變焦萎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歎欲別難為辭試將問吾廬何日當西之緩急有擬議行止更無疑作詩敘悃欵為報吾親知

送竇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俗情取近效雅意入幽沉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我本貧賤士多君遠相尋未得辦一飯胡爲遽分襟征鴻出遠塞西風動疎林去去渺萬里何年酒同斟含情望無極白雲障孤岑

讀東門行

貴德德乃顯尚力力爲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方其貴德時貧賤固丁羞及其尚力世聲譽將何求人生苟辨此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困由非所當由足躡虎狼尾手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未能休所賴天挺才砥柱岌中流處義曲而盡責身重以周報復不至起寃恨無停留

別西山

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煙嵐鬱蒼翠遠近互吞吐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佳意豁塵腥勝概入談麈使我鬱陶消使我勞瘵愈生平鄙吝心一洗出千古回首聲利人何殊坐囹圄遠役非素懷況有跋涉苦吟鞭裊東風遲遲如去魯芳菲二三月追遊盛梅塢歸來願無違一觴期對舉

林慮山

我愛林慮山不處要路津茲焉幾千古絕彼朝市塵我來成素交澹澹日益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賓充然樂我饑怡然棲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衆物欣有托吾廬行亦新詩書詠讀歸況有耆德鄰

訓子

干戈恣爛熳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藉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甔石儲心有天地春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眞平生乃親多苦辛願汝苦辛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和吳行甫雨雹韻

山雲突起凌碧虛怪狀奇態成須臾驚風急雨送飛雹飄驟散落千萬珠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物將何如黙知嘉禾半漂沒坐看積潦横穿窬小民咨嗟起愁歎謾執俗議尤當塗當塗於今有房杜機略自知天下無有財足使人羨慕有勢足使人奔趨不考陰陽論調爕肯紓徵歛矜號呼今年金繒滿千馱明年好上登封書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沒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歲事知全誤秋耕未可論誰憐徭役外天亦恡深恩

憶賈君玉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羣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銅臺書廢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臥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爲謀生可
陪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意忍死更遲留

不寐

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况青燈外覊愁白髮邊蹉跎
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詩

十載他鄉寓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往事
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競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復誰羣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間關
花外鳥冷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徹離聲忍更聞

喜秋晴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虛雲盡捲滄海日初升久客
天涯興耕夫隴上情雞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曉色開晴望春風破客顔綠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魏府
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塢盛要醉竹花間

趙氏南莊

曉起北窗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夢裏
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夜雨

苦雨變秋霖瀟瀟入夜深亂敲驚葉脫清響雜蛩吟往事
十年夢故鄉千里心西風助凄切不管客難任

登城西故臺

薰風不解慍涼氣欲生秋往事都成夢離心秖自愁蒼皇原上草寂寞水邊丘却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病中 二首

花透香風入短櫺草抽新緑倚柴荊正憂多病作身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爲可觀遭夭折草因無用得欣榮世間巧拙多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苦鍊成心上赤愁多消却鬢邊青眼前世事番棋局夢裏家山憶画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挹餘馨

中秋不見月繼竇先生韻

撥去塵機得暫閒秋蟾思比去年看誰知黮黮陰雲合故作淒淒夜色寒好友不來傾酥醸詩人徒想凭闌干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

游孫氏別墅

聞道孫家別業新招呼諸子共尋春紅韜瘦蕚花初動黄染輕梢柳未匀興况便於生意好風光殊比畫圖眞閒遊對此懽無極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與死傳消息老去無家遺子孫故里歡游頻入夢春城凝眺獨銷魂如何藉我知音力五畝歸耕沁北村

游黄華

聞道黄華山水好我來一覽氣增豪鏡臺對聳千峰起瀑

水鶩噴萬仞高曉色雲煙生洞府霽天霏靄散林皋憑誰早遂終焉計日日登臨不憚勞

七月望日思親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窗夜靜燈前語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生離太山爲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桃溪歸隱

果肯歸來學隱淪閒中別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生意入枕朱絃醒醉魂花滿春風看錦浪水明涼月話黃昏此中意趣知多少莫向簪纓取次論

贈竇先生行 二首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便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與英賢立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莫謝風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願推往古明倫學用沃吾君濟世心甫治看將變長治呻吟亦復化謳吟千年際會眞難得好要先生著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擬即君侯置一區令德久思親慷慨佳田今許乞膏腴太行西對千峰玉淇水東窺萬斛珠幸着此身於此老願從樂正五人俱

用行甫韻

蛟鼉不肯脫淵深鳥雀還知宿茂林笑我羈孤成蹇蹇於今衰老復駸駸困來未易追前事病久猶當屈壯心聞道

西溪田可得安棲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晚步聯西溪佳景麗秋天日迴林影蒼煙外風轉灘聲白鳥前迅走雙輪機磨巧連安獨木小橋偏老年活計尋幽隱須擬岡頭置一廛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煙嵐紛紛世態終休論老作山家分亦甘

答董端卿 二首

性鈍難開似石堅可當名與士人連中懷負赧逃無地老日歸休幸友賢但想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綴民編區區力穡何堪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钁斸胼起掌中堅擔穩椎高與項連涉世更誰如我拙保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舊編慚負新詩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迷途莫問津問來還恐不知真因時用舍固有命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菴林下樂爲鄰孰輕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柘春

登天王臺

樓閣荆榛幾變更登臨因見古今情當年盛跡無從問依舊春風草又生

宿卓水 四首

腹餒衣單坐未温可堪開口話犧文西風更動蕭蕭竹清徹先生十一分

寒釭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自明一夜客窓眠不穩却聽山犬吠柴荆

水有清聲竹有風我來端欲豁塵蒙明朝杖履西城路悵望家山翠靄中

山水年來滿意看只無幽竹伴幽閒從君願乞龍孫去栽向西城空隙間

大暑登東城 四首

雲間畏日不肯下天際好風殊未來安得盆傾三尺雨暑天一洗絕塵埃

三丈危城日暮登暑威殊不霽憑陵何時太華高峰上細

嚼松陰六月冰

本期蕭散築幽深豈慮煩蒸苦見侵五夜懊儂眠不得幾乎消絕愛山心

瘴癘蟠空久不開壟苗枯死旱成災蒼生夢寐思霖雨誰有當年傅說才

風雨圖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塗風雨橫倉惶何處覔前村

別友人

永懷不得遂偃臥惜分陰沁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詞調

沁園春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攘蹤跡飄零魯道塵埃齊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魂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年羈棲古魏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理舊盟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程

鷓鴣天

土榻侵尋半夜風眼羞無睡強朦朧新詩暗琢拳攣裏往事都思展轉中　膚起粟脊彎弓須知玉汝是天衷墦間也去隨人乞怎立當年濟世功

滿江紅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勿逼還可慮干戈搖蕩路途蘙厄

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便相將妻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但糲飡餬口小窓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詩書准備傳家策使蘇張從此論從橫心難易

沁園春　墾田東城

月下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餐供具新炊藜糝舊醃藍蔬飽後安排城邊墾劚要占蒼煙十畝居閒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爲農換却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第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胷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情難說　黄卷内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交友故山煙月虛道人生歸去好誰知養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五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　內集

姑蘇　劉　昌　欽謨

許文正公

附録

贈榮禄大夫司徒諡文正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眞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姦志靖於熙朝辭禄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賓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䘏典用賁玄

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既嘉名之載昜仍公秩之榮頒上期有知服茲無斁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月日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皐而聲聞於髙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曆本於筴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旣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没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髙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審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中書左丞許公制　王惲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粤惟有不世出之君然後得大有爲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衡爰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惟不重學之不惟不深貞一乃心執持苦

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旣逢堯舜之明用安社稷爲悅君
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安風以詩書之教衣冠萬
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
之治有永淳貞觀之風此其效焉功可忘耳而復養英材
於國學齊七政於璿璣白首南歸尚深北顧憂來丘禱歔
欷柱石之衰人去鑑亡瀟洒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
人忍惜䘏章俾疏身後可贈某官某謚尚期窀穸不昧欽
承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
祭酒臣歐陽玄奉敕譔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敕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經筵官
臣尚師簡奉敕篆額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
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
道統而爲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材得聖賢
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
而爲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
皇極立民命繼絶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
先生旣殁之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曁宋九

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今上皇帝敕詞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爲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爲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爲臣而推本世祖之爲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泰和九年巳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巳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

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強絶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還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術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内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

取與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辯探幽析微詣者慴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圉爲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敕對時相王

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爲太子太師竇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爲國子祭酒竇爲翰林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爲校以業來學及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

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
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
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
知不敢强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
第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
上京諮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
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
曰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
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稾世罕得聞有
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名
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

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
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
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蔑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
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事多讓先生辭不已
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
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刺合孫
先諭止之强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
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孛羅為之請上惻
然名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
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冑子弟就學遂篤意
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
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

驛致之以先生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名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允十四年名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

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唁於塗農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歎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爲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眞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名輙往進輙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歎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

國之生靈以决萬一之勝負及宋旣平未嘗以失計爲慊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爲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旣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

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已下有國家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内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爲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内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太夫人

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敭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禄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夭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孫

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甯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録行於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與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烝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葢太祖

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已已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説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蓋自慎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緼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以無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凛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禄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慾淨盡天德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豊之異論淳熈之紛争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惆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爲仁肫肫

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
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惟天將啓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
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旣歸功德
日崇名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旣握乾符
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屢進
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遒
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
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
不在宋平官盛旣禀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爲苟難近臣
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大學陵節
我教多術循循無越維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
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爲世盛衰凡今有生
執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維天生賢道統
有在民㬎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誄貽厥永存
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巳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
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昌初至懷慶府儒學還見一碑道側大書深刻曰大
元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許先
生之里遂下輿以趨繞百步則公祠也肅拜而後登
祠三楹中肖公像道德之光儀猶充然可挹公之遠
孫倫時習業於官端凝朴實先賢之後此固其可重
歟因其相禮於謁祠也示之詩禮庭殖殖見諸孫雅
度依然似玉溫二百餘年遺澤在光風長滿里中門

天順六年八月既望劉昌在河北道書

清化鎮去河內四十里居民千餘家前臨沁水後倚太行山麓引泉灌田疇樹藝豐美甚足也昌至之日有父老數十輩來迎且云里中有文廟昌遂趨謁則禮殿僅存殿中設宣聖像四配十哲皆具門有三碑一已斷裂一剥陊惟一可誦乃許文正公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時所建昌因集里中子弟得警敏俊偉者百人置兩師使讀書其中且戒其父老完繕其門廡既踰年昌再至則煥然備矣又作講堂於殿後以處其教者學者時昌所提學奚止百餘區其庸俗吏雖督責猶視爲迂緩弗加葺而清化之父老纔一戒飭則完繕恐後文正公德化之遠不益有徵於是哉三歎景仰用記于籍

成化紀元之四月昌在修武

昌修河南郡邑志令郡邑小學師求山鐫野刻悉録之在河內得里社中廟學碑凡六七蓋當時許文正公居河內鄉人化之其建廟學以事教養者遂致多如此古謂賢者有益於人之國家豈虛語哉昌拜手題於河北道廳壁

許文正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公作碑高丈四五廣六尺厚及廣之半四面皆刻文幾五千言以世祖之明文正公之賢而得歐陽文公大手筆以發之此皆曠世所甚難者蓋君聖或不得乎臣臣之賢或不遇遇矣其功業在朝廷德澤在民庶而作者或暗劣不能發其大以究其微使其俊偉之烈無以光史冊垂後

世此則可慨也而是碑既備矣不謂之三絶哉昌在

周南驛書

遺書六卷大德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當時已謂殘編斷簡多所失遺況昌所得者乃録本尤多缺誤故重加訂定爲五卷復以制詞神道碑爲附録一卷其缺誤之無考者並用略去蓋十之四云昌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七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詩賦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顙嘗析一杖遺余許爲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珎木産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雕結伐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爲玄要出

人爲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梔蠟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胥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乃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泉其植斧取觀之内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栵赤檀栢柘黃蒲櫟棫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瀘嶲杉紫儋黎沉褐罽賓鷄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賾茲庶品之爛爛果孰漚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噓風敷吐華耀爲白爲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悅瞳問誰爲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之婦壬實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馭終爲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遍譬只煬竈亦可闞彼炎艶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爲煤必黔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久漫漶而爲黫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歃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睟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惑乎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矛蘆於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繞黑蛇之佛彷噫物之變化不可期今猶足以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楷堂

彼榿有土性生植惟峨岷欒欒干雲姿才與樗散鄰匠石過不眄煬夫取爲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一別十畝陰清溪俄幾春筆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卑木惡何關人不見樗里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無以榿自期上孤明堂晨

寄暢純父治中

欲聞眞息耗無使梓潼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開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遥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輿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瘏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秖覺白頭新

舟達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花兼露白檉葉未霜紅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惋傷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取謗因讐惡貪權失丐閒此行雖鐵甲未足比靦顏

留別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難却魯陽暉不知此日公車名又復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點蕩麥苗還喜雨霏微分攜江上休迴首恐見檣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盡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日何地青山萸菊秋客氣已為強弩末宦情空遶大刀頭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聞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驊騮終獨步目前鷙鳥不群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尚臘衣安得鑾坡同給札不妨苜蓿對朝暉

別王良輔

只聞官罷尚荆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避賢三退舍與君為客一登樓人才妄自金鳴冶世事從渠劍刻舟明日分攜武昌去應須南夢到滄洲

黃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鱗萬里身不著圉人時騁騖天閑驕悍若為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代言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諡
太祖為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
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於斯之時宜降德音
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
五十餘年其子察八而蓋愆前人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
闊闊出謀爲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宗建大刹上
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
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至寶上尊號曰儀
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
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 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孝
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
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
裁於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緘既
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
稽周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
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狥諸王勸戴之勤
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
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
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其可
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
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
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
旣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幬之下八紘
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脩方命正朔
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
其地終以聖仁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驁頑
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畀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
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
萬里莽閬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奬厲諸軍
脩明法制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饑洸洸
汔汔士氣日作膚筭伐謀得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
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巳不矜日愼一日始終十年不狃

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閒出奇盡襲輜重
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羣口百萬致兹敉寧平四
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
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
武事之夙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
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
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祼太室還蹕龍輿徘徊太祖龍旂九
斿劉金於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
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
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閒歲不登旣賑旣恤虞施未傳民罹
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挂一漏萬
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嶶稱謹奉玉冊

玉寶上尊號曰
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
極生民茂對鴻名於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
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遺體
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
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
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
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吏其
行追軺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於佛乘尚憑陰隲早
遂振旅殿閣是崇䨟貺用昭旋聞國恤倂日馳赴邪謀方

興授策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
非睿斷安枚内訌往歲鑾輅再軔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
願極心爲臣天壽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
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咮仁喣慈百倍爲艱圖以報
塞惟崇顯號者强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於
上帝禋於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
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
疆之曆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展我
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兵馬都元帥
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

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旣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巳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巳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恩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閫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牆即下令於轅門巳折衝於尊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阽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處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户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壚故壘即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

木受任閫外賈勇籌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
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
以奚恤一廼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
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
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
已飛塵星驛之捷如震如怒袵金華北方之強於理於疆
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瘁
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
朝白雲杳歸於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
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
焉示絶等於臣鄰忠斯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
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
郡王謚武敏

妻扎剌而氏封王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
由天未厭宋德[redacted]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
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筭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
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爲推忠翊運宣力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
扎剌而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
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娩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
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賁玄壤曷慰貞魂
可封順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剌哈追封洪陽王制

出入帷幄人十能而已則千討謀廟堂相一年而疾居半
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
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
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剌哈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
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
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温
文眷兹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
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
青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寛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
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
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
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
拜前赤舄未慙於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倐委魄於[redacted]閭豈
意少者歿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
於漠北誓爾後均胙乎洪陽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
東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
朕休命可特贈封謚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太師上柱國洪陽惠穆王

妻啜思巒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於今三年洪惟天地祖宗之佑陰陽和平星緯
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於群工凡嘗執政
柄理者必追錫及於三世而伉儷之賢亦與嘉褒於戲是
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剌哈妻某毓秀朱邸作配相門少習

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範閨闈相厥夫子爲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彼宗戚失此女師開吉壤於洪陽正邦君之顯位服我新寵妥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子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爾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敦於以見平生憂紈袴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罔於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耋於禴祠也親焉接下以恭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於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袞寵即封用昭章於疑墓嘉誄以副殊渥罔遺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謚莊慎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斾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麗王王瞮深察機運舉國内嚮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于時冰雪沍寒饋餉不通而瞮乃能供

待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戚不其韙歟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崇德報功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酬我舊勳同茲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亞寡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redacted]祖宗而臣之

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既勳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爲忠易戚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釐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選兵壓卵以泰山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襟何必刑

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尚期貞䫤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三韓爲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濵實享南面之樂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官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凄白露於蒹葭眷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霄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媲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纘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最他邦之道里距北闕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盡東秦其十二明靈可作殊報是膺可追封皇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銘辭

簡儀銘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袤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頫仰鈞籥凡今改爲皆析而異繇能疏明無室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桀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羸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干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闚矩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兹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牙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遥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

顒玹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容不窮歷校古陳
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藴畀厥義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
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兊也振溉不洩繚以澮也正位辨方
日子卦也横宿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
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
北九十一赤道齗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
内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幾杖窽納芥也上下懸直
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賔夕餞昧也寒暑
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
南北之偏亦可槪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

塞也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
冬晝晦也夏則不没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
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
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
逮也將窺天眹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
河如帶也黄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靈臺設簴巍以尊元間大吕非其梟摯曠善鼓手自煩宫
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
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圜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饔飧日月如
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埴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
盈乾坤何獨治歷道此源凝熙帝績高義軒積世而運會

而元吉金之舌愼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七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八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旣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

得祭以大夫禄是於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眞爲將相者復
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
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
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
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禄大夫
平章政事諡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
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
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
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嘗加兵
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
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
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
其顯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
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
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
淄萊路奥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户
與城夾寨圍呂文煥於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
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絕隘爲
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黃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
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抜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
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荊口禽高世傑
下岳進阬沙市下荊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
下之又徙鎮常德左丞狥地湖南丞相兵及湖西以地遠
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呂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

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
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
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
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
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兕港伏屍
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
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瀠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
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
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
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
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
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

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殂廟以端宗世傑
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柵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
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
走王道夫擊凌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
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
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蹙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
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凌
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凌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
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
左丞移省荊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
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糶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
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

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鎭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傅藥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户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玉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闔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慟屢絶且泣謂所從曰爲吾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發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户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户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子職者自其旣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

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
既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甲
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職不豐猶監一州有蝨
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
廼陟潛沉寖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
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裸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
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
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
與鬬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麃馬笥衣其賚
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
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

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儋歸佐皇子致討日南
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
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危賊策我師
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犇
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
格鬬比死冠纓不顛裹韡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
有翩廼今還歸粉篆丹旟兆夢悠悠魂䰟遼遠致身移忠
維孝其本黼扆思之録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
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簠簋維時
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
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李蘭兮奏輔元履道玄逸真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曾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真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劃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俾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靜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居太極爲大長春宮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服固非兵不能讋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鬭之櫛沐風雨露處暴衣審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仞視徹四海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啻疾風之振林槁非圃夫祝梟蒙氾燭龍不照而馬足所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正如耳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

猶功成治定束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禄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絶糧於莽閒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溧裹皸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勩有不在開國諸勲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

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官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眞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僊今請而輙報可

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宮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扼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塗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

氏之學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劉平下土旣奠南邦西陲未疆廼鼓廼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确确其艱執灼帝心休其益開繼夕以朝黃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予飭無怠忘

子訓史書虎符寵綏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存必拯以全旋還其真子孫衆有一絶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劖穹臣拜稽首三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兊弦王相帖赤自軍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於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於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園爲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虞衆役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於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賡書徵士蕭𣂏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

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間容車帳間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捷河之外秦固內地教令之加於隴於涼於蜀於羌諸侯王郡牧藩酋星羅棊錯於是聞者靡不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蹷如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裁七年而棄其國明年詔遣令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之戶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縑爲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地郡之略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置樂蟠縣既謠略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謠然以其地介乎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蓄息之有警則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玆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驆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

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畢抑恒遠之宮而弗遑處爲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於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於此之地心焉僂僂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爲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校是數孅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爲佛氏之言如佛亦睎是忠勤而孝恭者爲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爲嶽實王封内嶽祠之門揭爲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爲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修乘輿必駕佛逝悠夂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坐而袛連出鑾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十里規爲時寺頤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函勢略畔入稔成績歸然都城敕建遺■帝師京師時寺門楯以長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以綿燧作是詩刻時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子祖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

中州文表卷第八

有一年成宗旣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
類上帝誄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冊納諸
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
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
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踐踰躬
擐甲冑北冦厎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
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
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
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非有求年千世
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廵胥地所
宜於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敕行工曹鳩其外垣爲
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於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

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
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
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
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
至其榱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
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
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建爲行宁屬之
後殿庫廐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相
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
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如何哉功垂什
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偏賚工官下及役夫何
意其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

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誄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
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
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於留鑰曰凡修營石木陶繪
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
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敕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
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
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
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
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
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
焉大饗飲至若鄉然剏建大刹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其
睿畫爲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

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
而新必甚懌曰畢吾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
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興其興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於開
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福而至今也
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
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
汝餉於茲三年大立細捐垂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
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飢倈
朕兄所志有銜未究其在傳次乃勅攸司無替爾程其用
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爲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
前聖往矣於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

喬嶽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夭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內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闢政於家則曰於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桂傾於天維絕於地急變秋也徐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乘承今億萬年大德二年詔武宗復撫軍於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焉耳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焉而美息焉而膚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荅難監龍興還由老無子自簿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駞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

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
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
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
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爲二堂行宁
屬之中建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甓爲塔又西再爲塔
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
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
抵撫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盤礎之安陛戺
之崇題楶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
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修薦
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
酬陰騭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

握黃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
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逮及烈祖
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礱石以頌功德勑命臣燧臣伏
思之佛氏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
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勤爲說終爾膚近不
能深造其微故惟如勑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劇劇
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皇帝
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於幽於我裕聖報德是求惟我
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撫軍龍荒
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名赴天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
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簾政借干惟撫慈孫

於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
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
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
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八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九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記序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眞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

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旣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於以修敘彝倫而容異能者於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闔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

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睇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旣嚴事乎已茍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

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敘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

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眞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聖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逺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

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蕆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

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邪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

從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璧瀹泲注之擬魯頖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某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删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輿屯希魯將復之俾

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

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汚隆國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内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户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

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振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已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户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昌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皐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禄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禄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閲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縣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

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愼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於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弃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閒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郤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韝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枓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

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覇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梨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晝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於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斯人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變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於軍其辭若曰晝翦宋策汝也

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祐於死及蕘有令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蕘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於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堂北此千里於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黄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爲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爲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於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爲倦游而休仕者所託

盧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
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
業規圍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畝清風之朝長
日之夕四方勝概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
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
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爲三輔之鎭
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
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
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陁然之迹可尋於今
合則東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
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
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

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陁然之
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旣壽矣公笑曰吾何
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盍
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
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
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
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
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
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
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
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
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揆道而

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於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嶲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於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軌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兎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兎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槪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

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微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微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微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

中州文獻卷第九

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正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韙者度不可以户説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狥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蘄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寝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髪脱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

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没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執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redacted]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

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游秦子能序余玆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擧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

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
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
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
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闊
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
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
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
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
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
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
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阤而爲退矣宜季正之取友
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
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
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屛
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
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
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
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
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粮而就
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
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
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

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子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録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

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令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莅民既爲循吏持憲既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

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負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户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

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羸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畱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已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

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大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為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嗔勃穠縣可喜

如紫薇者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為廿九年其閒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醉相讙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

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絶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旣然況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邪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九